

## 我们美丽的相逢

□冒建国

爱情是互相的眷顾,爱情是真情和付出。我与妻子结婚已经40年了,这40年来,我们白手起家,一步步走过来,现在已经是儿孙满堂。算不上富裕,但是家庭和睦、夫妻恩爱、生活美满幸福。

我与妻子相识得益于《中国妇女报》。

那是1984年9月14日,我看到《中国妇女报》“秋明信箱”的一封信,说有一位叫赵新的姑娘正在心爱的穷汉和已经订婚的富汉之间徘徊,不知道该选择谁好。这使我很有感触,当即给“秋明信箱”写了一封题为《“穷”与“富”都只是外在条件》的信,刊登在当年10月21日的《中国妇女报》“秋明信箱”里。我当时的观点是:造成赵新姑娘与“穷汉”分手的不是情感,而是财富。可是只要他有一双勤劳的手,完全可以去发家致富、改变目前的窘境。

这封信刊出之后,我先后收到全国十几封读者来信支持我的观点,其中邻乡的一位叫潘建美的姑娘是第一个写信给我的,她说:“看了你的征答我很感动,我认为一个人对爱情要慎重,切忌嫌贫爱富。”从那以后,我们常常通信,交换思想、探讨问题,从相识逐渐发

展成了恋爱关系。

1985年1月6日《中国妇女报》三版的“秋明信箱”又刊登了我的一封征答信,信中,我阐明了自己对待爱情的几个观点,得到了她的热烈赞同和响应。我俩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,于当年10月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

一年之后,妻子生下个胖小子,我的一篇文章也在《南通日报》上发表了。亲朋好友说我是“双喜临门”。一天晚上,妻子见我又在台灯下苦思冥想,便对我说:“该收敛些了,孩子可得大家管管呀!”我喃喃地说:“我要写稿!”妻子无奈地说:“你写了一年,才拿了几百元稿费,可我休假一年,你晓得要少拿多少工资和奖金呀?”妻子和我订了个“君子协定”,家务事全由她去做,儿子的衣服由她去洗,我自己的衣服自己洗。可我总是一坐下来就不想起来,换下的衣服往往要等洗澡找衣服时才记起来,最后还是妻子不声不响地给我洗了。

这几十年来,正是凭着爱妻的鼎力相助,我才能够一直笔耕不止,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爱一个人,不是一时的牵手,而是一世的连心。夫妻之间心灵的默契,才是最大的幸福;灵魂的相遇,才是最美的相逢。

## 一张便笺

□舒曼

到当初住宿过的那家连锁快捷酒店,正好在店方玻璃橱窗的一张海报上看到了与便笺上相同的字体;更令他狂喜的是,后面的联系人有落款:艾小羊!

“其实,随手涂鸦被你收藏的那张便笺时,我也正处于人生低谷……写下那些文字,原本呢,是给自己打气的。”被舒远邀约到咖啡馆里的艾小羊坦率相告。

那一年,新婚不久,艾小羊的丈夫在外途中不幸被一根意外掉落的电线刮中,当场触电身亡!更让她肝肠寸断的是,她的腹中,已然有了两个人的爱情结晶……

“那段时光,我觉得眼中只有黑夜,没有白天;我不是没有想过和丈夫一起去,但为了孩子,我最终咬着牙承受下命运给予我的一切。”如今的艾小羊,平静地诉说着生命中那最惨烈的痛。

这,是不是,也可以算是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呢?是不是?“你真了不起!”舒远又敬佩、又感动,在一时忘情之中,情不自禁紧紧握住艾小羊的手。

艾小羊32岁,舒远33岁。可舒远第一次接触艾小羊,就被她身上悄然溢出的母性光辉给牢牢笼罩住了。舒远再一打听,艾小羊一直未再婚,独自抚育着儿子。美丽、善良、坚强、独立——这样的女子,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寻觅的生命中的另一半吗?

四

“不不不!我俩不合适!我,我,我真的配不上你!”当一个月后舒远重新出现在面前,并带着鲜花向艾小羊示爱时,艾小羊满脸羞红,吓得连连摆手。

“我不是一时冲动,我真的经过深思熟虑!”舒远诚挚地表达着自己的心声,“你的儿子,我会视同己出,将小家伙当成我亲生的!”

在艾小羊看来,舒远有骄人的事业、英俊的外表、强劲的实力,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到?干嘛非要找她这样的呢?没,没道理呀?

一个不同意,一个愿意等,这事儿就这么僵持着。

那一天,出走三年多的可儿又突然出现在舒远的面前:“对不起!我不该在你创业失败最痛苦的时候离开你!是我无情无义!我们还有没有重续前缘的机会?”看上去真心忏悔的可儿扑在舒远怀中打死也不肯离开……

人生啊,心里想着艾小羊,怀里却推不开可儿,舒远的心,也碎了。

## 霜天竞自由

旧年未觉

□邢晔

到霜降,一切已无法回头,直被北风吹向冬去。

在一年里头,秋是最纠结、最踌躇的季节。然而,无论曾勾留多少明媚的春光到此返照,无论蓄积过多少热烈的夏梦为伊甜蜜,这繁华的秋天,终敌不过自然的趋势——那愈来愈冷冽、愈来愈凋零的走向。

四季之中,秋光最美。论及风景的繁盛、物产的丰盈,春、夏、冬三季皆有不及。不过,秋天也滋长着生命中最多的悲愁。也许是冬寒将至,多想无益,何况正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所言:“冬天已经来了,春日怎能遥远?”冬天反而较少悲词。向冬而行的秋天,风风雨雨,叶叶声声。

秋的悲愁,不在于寒冷与凋零,而在于渐冷、变冷,在于日益萧瑟。于是,三分寒意,就成了十分凄切。

最极端的句子,是秋瑾的遗言。

秋瑾曾发起妇女运动团体共爱会,参与创办中国公学,创办《中国女报》,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。秋瑾更是近代民主革命志士,先后加入光复会、同盟会,任同盟会浙江主盟人,1907年7月15日于绍兴从容就义。

当年,秋瑾奔走沪浙各地,准备在浙江起义。7月10日,秋瑾得知党人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、事泄,但她坚决拒绝离开绍兴避祸,表示“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”,毅然留守。7月13日,秋瑾被捕。她坚不招供,写下“秋”字后,仅再书六字。

秋风秋雨愁煞人!

秋瑾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因为政治被斩首的第一人,激起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反响。这句诗由于出自秋瑾手笔而传诵至今,极为强烈地张扬在我的印象之中。

秋风秋雨,加一个“愁”字,让人怅惘、悲戚,颇有瑟缩、自怜之感。但再加一个“煞”,秋愁立时变得激烈乃至暴烈。

诗无达诂,字有多义。“煞”,有结束、勒紧、很、极等义,也同“杀”或“刹”,还有凶神的意思。

“愁煞人”何解?这就要回到文本,回到语境。

其实,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并非秋瑾所作,而是出自清代诗人陶宗亮的《秋暮遣怀》。全诗为:“人生天地一叶萍,利名役役三秋草。秋草能为春草新,苍颜难换朱颜好。篱前黄菊未开花,寂寞清樽冷怀抱。秋风秋雨愁煞人,寒宵独坐心如捣。出门拔剑壮游,霜华拂处尘氛少。朝凌五岳暮三洲,人世风波岂能保?不如归去卧糟丘,老死蓬蒿事幽讨。”

陶宗亮是太仓人,因追慕先人陶渊明(字元亮)而取名“宗亮”,号归园、淡人、淡真等,晚号悟元老人。他隐居娄江支流桃源泾畔,以诗画自娱,为人品高行洁,遇善不吝,乡党称他为德人,92岁高龄去世。

这样一个淡泊的人,在秋天的傍晚抒写情怀,无非是一个隐于野的文人对流俗与名利的鄙视、对志向与宏图的叹惋、对时世与社会的怨愤。人在秋中坐,愁为心上秋,他的“愁煞人”,大概是说“愁死了人”或“让人愁极了”。他愁煞的结果是,想想还是算了,什么都是浮云,不如回归田园,沉醉酒乡,访仙问药,终老在草野民间。

如果不是秋瑾,这句诗恐怕只能算是文人的中规之作。与李清照的“这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”、徐再思的“一声梧叶一声秋,一点芭蕉一点愁”、陈文述的“一夜雨声凉到梦,万荷叶上送秋来”,大抵是一个路数、同等精彩。

同样的句子,在秋瑾笔下,却风云九州、壮怀人间,拥有了全新的品质。

七月中旬,正是夏天,秋瑾的心头已是深秋。秋风,秋雨,愁煞人。愁这满目疮痍的中国,愁那救民倒悬的大业,愁那民众自由的未来。唯独不愁自己。都说,生死之外无大事。在秋瑾那里,生死也不是什么大事——她甘愿舍身,血沃中华!

对于秋天,大多数人颇为喜爱,并无伤悲之感。秋天不太冷也不太热,有美食、丽景,适宜休闲、出游。清代诗人赵庆熹的《疏影》写得惆怅,“溪光澹沱,趁嫩晴出郭,催放轻舸。”“倚水窗盖许茶时,又是一桥穿过。”一路目迷心醉,收笔更加潇洒:“却羡他,开扇柴门,临水老渔闲坐。”

秋光如此静好,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笔下,尤为壮美。“独立寒秋,湘江北去,橘子洲头。看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;漫江碧透,百舸争流。鹰击长空,鱼翔浅底,万类霜天竞自由。”

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与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,都是缘于对人间无限的挚爱。

寒秋霜天,正是万类竞自由的好时空。霜降之后,一切都不必回头。从现实到理想,我们只是遇见风雨,经过秋天。且笑对,迎冬而行,向春而生。